

在南宋遗民中,郑思肖的变态心理最为严重。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和郑思肖的诗文,他很可能患有轻微的精神抑郁症,并一直持续到 he 去世。依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K. T. 斯托曼的理论^⑤,因某件痛心事而悲伤达两年以上者,属于非正常性悲伤,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精神疾病。郑思肖在宋亡之前接二连三地遇到使他悲痛欲绝的事:

1262 年,二十二岁,丧父,后又丧妻。

1275 年,三十五岁,丧君。

1276 年,三十六岁,丧母。

1278 年,三十八岁,丧子。

1279 年,三十九岁,丧国。

特别是亡国之痛,几乎摧毁了郑思肖正常思维活动。他的异常行为表现为无休止地消极性地哀痛丧失的过去,进行自责自罪,甚至自我虐待。

首先,郑思肖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变态的心理上称之为“否认作用”,他拒不认为宋朝已不复存在,一直以南宋末恭帝的年号“德祐”作纪年用,以减轻心理痛苦。矛盾的是他却又常常祭奠他认为还存在的宋朝江山,他“坐必南向。岁时伏腊,望南野哭,再拜而返,人莫识焉。”他的这种心境持续了整个后半生,最终发展成带有强迫症特点的变态行为。伴随郑思肖后半生的还有无休止地自责、自罪行为,他在自己的画像上题赞曰:“不忠可诛,不孝可斩,可悬此头于洪荒荒之表,以为不忠不孝之榜样。”^⑥临终前还不忘请好友唐东屿为他书写这样的牌位:“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。”^⑦这是典型的抑郁症的症状,表现出过分消极的自我概念,即无休止地自我谴责和自我责备。因为他对宋朝的眷恋感情是消极的,他把宋亡看成是他的背弃,如自责“陷身不义”^⑧,进行长久不懈地自我申斥,最终由自我虐待导致抑郁症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该病患者发生的愤怒“是针对自己的愤怒”。郑思肖对蒙元的敌视心理也是病态的,甚至扩展到敌视有北方口音的人。他

的病况在当时已被人察觉,“人咸知其狷洁,亦弗为怪。”^⑨郑思肖自己也曾赋诗道:“独笑或独哭,众人唤作颠。”“不知死日至,只是弄痴憨。”^⑩

郑思肖的精神抑郁症是他孤寂感伤的个性走向极至的病理结果。书画笔触是心理变化可视的轨迹,心理结构是形成独特风格的主观因素。郑思肖墨兰的表现风格正折射出他孤傲不群和满怀忧愤的变态心理,画意峻峭寒寂,清幽冷逸。没有钱选的平和、龚开的拙厚、更无温日观的狂放。虽然他们都处于相同的历史环境,有着相似的阅历,相近的思想,但不同的绘画风格显然出自不同的个性心理。而个性心理的不同和病态的轻重程度,都会通过笔墨在纸绢上表现出千差万别的艺术风格。

附:南宋遗民画家生卒年考

郑思肖的生卒年定论不一,或说 1241—1318 年,或说 1239—1316 年。据郑思肖《答吴山人问远游观地理书》^⑪云,其父菊山先生卒于壬戌(1262 年)二月,即南宋理宗景定三年,郑思肖时年二十二岁。由此可上推郑思肖的生年当在南宋理宗淳祐元年,即 1241 年。又据《郑所南小传》^⑫载:郑思肖“年七十八”,由此可下推他的卒年应在元仁宗延祐五年,即 1318 年,应从前说。

另外,《心史》是否为郑思肖所作,文史界尚无定论。该书卷上记述了明末首次发现该书的装帧和题签等基本情况,应是顺理成章之事。一说此书系明人托名之作,实不敢苟同。《心史》中反映出了强烈的民族感和反元激情,缺乏这种历史背景的明人是很难抒发出来的。该书卷下大量记述了元初蒙古人在江南的活动以及衣冠服饰、生活习俗等,恐明人未必会描述得如此详尽。《心史》的文风,特别是书中屡用排叠式的词句恰是郑思肖独特的泄愤用语。书中多处显现出作者抑郁型的病态心理,有些字句非出自正常心理者。如卷下有“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壬午岁冬至日三山郑所南思肖跋”字样,类似这种带病态性的文句尚有多处,出自郑思肖之手是十分自然的。

龚开的生卒年一作 1222—约 1304 年,元代龚璜将龚开生年断为 1223 年,有误。元成宗大德六